

幽灵元帅

(台湾) 乔奇 著

黑猫女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惠西平

封面设计 艾 玲

幽灵元帅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40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80605-223-2/I·188

定价:9.50 元

内 容 梗 概

《幽灵元帅》美国,纽约。一起恶性银行抢劫案震惊世界

.....

· 中国,西安。这里出土的兵马俑成为世界第八奇迹.....

西安临潼秦皇陵附近。一个村庄旁的小庙竟数日闹起鬼怪.....

由美国追踪罪犯来到古城西安的黑猫、虎妞与日本变态狂展开了斗争,探寻兵马俑的统帅基地。.....

也许不久,又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即将发布。

《摩洛哥追踪》摩洛哥的蒙特卡罗是地中海沿岸的一颗明珠,这里不仅景色宜人,而且是世界著名的赌城,然而,罪恶也像毒虫一般侵蚀着这块美丽的土地。从夏威夷死囚牢中逃脱的杀人犯潜回蒙特卡罗,在这里和黑猫、虎妞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目 录

幽灵元帅

银行抢案 (1)

空中强梁 (23)

主副元帅 (45)

装神扮鬼 (67)

妖魔鬼怪 (85)

人鬼难辨..... (102)

幽冥宫殿..... (131)

傀儡兵俑..... (153)

好梦成空..... (176)

摩纳哥追踪

赵狱死囚 荒野逞凶..... (208)

算命女郎 神奇莫测..... (229)

宝贵线索 意外中断..... (237)

单枪匹马 展开周旋..... (254)

事与愿违 黑猫扑空..... (266)

连番恶斗	威震赌城·····	(281)
狡徒施诈	女侠受骗·····	(294)
荒郊激战	危机重重·····	(309)
陷身山洞	舍死求生·····	(321)
黔驴技穷	歹徒末日·····	(328)

银行抢案

幽
灵
元
帅

天刚亮，虎妞跑到“逸庐”后山，面对一棵两人合抱的巨树，开始吊嗓子。

除了铁砂掌硬门功夫，虎妞还对裘派花脸的唱腔非常入迷。以往只是兴致，偶而唱上几句罢了，最近居然认真地加以钻研，每天清早都要跑到这里来，对着大树，锻炼嗓门。

“马杜岑，奉王命，把草桥来镇……”

虎妞现在吊的是“草桥关”，“草桥关”是裘盛戎生前最具号召力的招牌戏之一，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二簧摇板”，但其韵味之雄浑，运腔之迷人，只要你对京戏不太外行，就会让你百听不厌，回味无穷。

虎妞的瘾头很大，将这几句“二簧摇板”一连唱了十几遍，略感满意后，现又改唱马武等为姚期钱行时的一段快板：

“马王兄，赐某的钱行酒，大家同饮，太平讴，长亭拜——别我们拱拱手。”

这段唱腔需要一气呵成，如同行云流水，刹尾时的“拱拱手”三个字还要特别着重腔韵，气出丹田，音发脑后。裘盛戎生前每唱此句，都会获得满堂掌声，令观众们如痴如醉。

虎妞也能将这段唱腔唱得韵味十足，但当收尾时总嫌中

气不够充沛，发不出裘盛戎那股令人着迷的膛音，尤其是膛音中夹带的那种“伤风韵味”。裘盛戎在梨园界素有“伤风花脸”之称，这不是戏谑，而是恭维。

自从这位一代宗师逝世后，便由他的嫡传弟子方荣翔接其衣钵。方荣翔天赋奇佳，深悟裘派花脸神髓，行腔运调，轩轾难分，爆发力方面尚有青出于蓝之势。虎妞既然酷爱裘派唱腔，当然也对这位老伶工深为敬仰。

虎妞对着大树愈唱愈有劲，唱完“草桥关”，又唱“秦香莲”、“赤桑镇”……背后一阵劈哩叭啦，居然有人鼓掌叫好。

虎妞急忙转身，立刻她就看到了白燕。

“死丫头，”虎妞佯叱：“什么时候躲到背后偷听，也不打个招呼！”

白燕满脸笑容：“看你唱得这样入迷，如果先打招呼，我就听不到这么多句精彩的唱腔了。”

“真的喜欢听吗？”虎妞转嗔为喜。

“当然。”

“难得，”虎妞颇为感慨：“这项古老艺术，现已渐渐得不到年轻一代的喜爱了，真是令人感到悲哀！”

“那也不见得，”白燕说：“自从上次在艺术中心看过一次京剧演出后，我就深深地喜爱上了。”

“你还记得上次演出的剧目吗？”

“当然记得，上次演的是‘抗金兵’，又名‘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对不对？”

虎妞点了点头：“如果你真的喜爱京剧，我倒是有个很好的构想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什么构想？”

“从现在开始，你学习梅派青衣，最好是先学‘霸王别姬’。”

“哦！为什么要先学这出戏呢？”

“自从杨小楼去世后，裘派花脸的霸王，梅派青衣的虞姬，便成为这出戏的绝配了。等你学会之后，我饰霸王项羽，你饰美丽的虞姬，咱们珠联璧合，正正式式地票他一出，好让夏威夷的华侨们开开眼界。”

“真的粉墨登场呀？”

“嗯。”虎妞神态认真。

白燕吓得吐了一个鬼舌头：“光是练练京剧里的唱腔，我就感觉难死了，何况京剧界还有‘千斤道白四两唱’的说法，这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唱腔在这项古老的综合艺术之中，还算是最简单的一种，除了道白要比唱腔难过许多外，舞蹈式的身段更是难得令人难以想象，我们怎么可能正式登台演唱。”

“为什么不能？只要肯下功夫，天下没有学不会的事情，梅兰芳和裘盛戎又不是生来就会唱戏的。”

“师姑，”白燕带着笑容：“不管怎么说，我应该先佩服你的勇气。”

虎妞神情一怔：“这话是什么意思？”

“霸王项羽头上戴的那顶夫子盔，分量有多重，你知道吗？”

“没戴过。”

“至少也有三五斤，再加上勾脸、勒头、挂髯、佩剑、持矛、身扎大靠、足登厚靴……我的姥姥也！……”

“那又怎样？”

“等到正式登台以后，你会头重脚轻，恐怕连路都不会走

了，不裁斛斗已算万幸，还唱什么‘霸王别姬’嘛！”

“咦……”虎妞满脸诧异：“应该你是一个十足的外行，可没想到你将霸王项羽如何扮戏竟然懂得比我还要清楚，真是令人感到意外。”

“没有吃过猪肉，难道也没听过猪叫吗？”

“是谁告诉你的？”

“除了红鼻子，还会有谁。它的电脑资料中包罗万象，有关戏曲方面尤其丰富。”

“它还告诉过你些什么？”

“它还常常播放些京剧唱腔精粹给我听，”白燕笑了笑：“结果听上瘾头，我就开始学唱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了。”

“哦！”虎妞感到惊喜：“是从那里开始学起的？”

“当然是从头开始学起，好难啊……”白燕略皱眉头：“光是虞姬上场时的‘引子’，就将我念得晕头转向，念不出梅兰芳的那股韵味。”

“那是自然，如果你能念得跟梅兰芳一样，他就不值钱了，”虎妞带笑说：“不过，我倒希望你现在念出来让我听听。”

“可是，”白燕妩媚地一笑：“但是师姑不准笑我。”

“怎么会呢，只要你能随便念上几句，我就觉得你已很简单了。”

“好，你听着。”

白燕慎重其事地调整了一下喉咙，于是念起了虞姬上场时的“引子”：

“明灭蟾光，金风里，鼓角凄——凉……”

京剧是有声即歌，有动即舞，这句“引子”与其说是“念”，不如说是“唱”。

“好！”虎妞高兴地一面叫好，一面猛拍巴掌。

白燕有点不好意思，立刻住口。

“继续下去呀，”虎妞说：“还有四句定场诗、道白……
……”

白燕鼓足勇气，再念：“忆自从征入战场，不知历尽几星霜，若能遂得还乡愿，半柱馨香答上苍。”念到最后一句突然顿住，眼神突然投向通往“逸庐”的那条山道。

虎妞同时发现，一辆计程汽车顺着山道，正朝山上开来。

是谁？……

她俩脑海中立刻产生了相同的疑问，但可确认不论来人是谁，只要发现山道上出现车辆，就能认定它的目标一定就是“逸庐”。

“走，我们看看去。”

虎妞在前，白燕随后，一路奔下山来。

计程汽车几乎是和虎妞、白燕同时到达“逸庐”门口，车厢内钻出丁雷，使人感到十分意外。猫熊二号迎上前去，从丁雷手中接过手提箱，将客人引进大门。

“没想到你会突然来，怎么也不事先通知一声。”虎妞陪在丁雷左侧，一面走，一面谈。

“飞机到达的时间太早，”丁雷说：“我不想惊扰了你们的晨睡。”

“我们才不会睡得那样晚哩！”白燕说：“师姑跟我早就起床了。”

“应该说还有黑猫小姐，”猫熊二号插口，回了回头：“可能她比你们起得更早。”

一路说说笑笑，穿过庭院，进入客厅。

果然，黑猫容光焕发地站在厅内，含笑相迎，珊珊则在忙着摆餐桌，好将早餐摆上桌面。

“丁师兄是从巴黎赶来的。”黑猫含着笑容发问。

丁雷的眼神朝她脸上一凝：

“我在伦敦的时间比较多，你为什么会猜我是从巴黎赶来的呢？”

“今天没有伦敦航线的飞机到达夏威夷，巴黎倒有，我就只好这样猜测了。”

“正确，”丁雷露出笑容：“你还应该猜到必有急事，否则，我是不会这样冒冒失失赶来的。”

珊珊已将早餐摆好，丁雷随便选个座位坐下，黑猫、白燕、虎妞也纷纷就座。

一面进早餐，一面谈事情，倒也不会觉得气氛沉闷，而且还会节省时间。

“我猜一定是件大案子，”虎妞情不急待地揭开话题：“否则，丁师兄不会风尘仆仆地赶来，你们说对不对？”

白燕看了黑猫一眼，没吭声。

丁雷的眼神朝虎妞脸上一凝：“这一次你猜得不对，而且刚好相反。”

“相反？”虎妞十分诧异：“难道还会是件芝麻、绿豆大的小案子？”

丁雷点了点头：“眼前的确如此，至于以后如何发展，那就很难预料了。”

“案子究竟小到什么程度，请你说出来听听。”

“洛杉矶的一家花旗银行被抢了，你说这样的案子够不够小？”

虎妞脸上的表情本来绷得很紧，现在突然松弛下来。

“简直小得出人意外，美国各大都市每天都会发生类似的抢案，有时一天接连发生好几桩，在美国人眼中那简直是司空见惯的事。”

“师姑，”白燕插口：“你还没有问清楚，那家银行一共被抢走了多少钱呢？”

“不管抢走多少，抢案就是抢案，这类事情可由当地警方人员处理，不值得大惊小怪。”

黑猫没有表示意见，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丁雷。

丁雷冲着虎妞点了点头：“如果只是一件单纯的抢案，当然不值得让我亲自赶来檀香山搬请救兵，甚至根本不会惊动国际刑警组织，倘若你们晓得了嫌犯的真实身份，恐怕你们就会觉得这件抢案很不寻常了。”

“哦！”虎妞重又提起精神：“难道嫌犯长了三头六臂不成，究竟是谁？”

“小林信二。”

“小林信二？”虎妞皱起了眉头：“这个名字好熟，怎么一时想不起来！”

“翻翻看第五十八号黑猫档案，你就会想起来了。”

虎妞的眼珠子骨碌碌一转：“你是说‘盗俑’案件中，在秦皇陵附近尸骨无存的小林信二？”

“不错。”

“怪了，死人还会抢银行，真是天下奇闻！”

“我要特别声明，”丁雷神态认真：“上次我在临潼调查案情，得到的结论是小林信二在出事现场突然消失，并未认定他已死亡。”

“的确你是这样宣布的，现场除了斑斑点点的血迹外，连他的一片骨头碴子也没找到。”

“幸亏你还记得。”

“够了，”虎妞好像抓到了理由：“人不见了，地上有血，而且那又是发生在一九七六年的事，距今已有十一年，中国大陆既没找到小林信二的下落，住在日本的亲人也没获得小林信二的讯息，这还不能认定他已死亡吗？”

“不能，”丁雷说：“最多我们只能假定他已死亡，不能当真，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确认：小林信二毫无疑问地仍旧活着。”

他的口气这样肯定，不由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

虎妞又问：“认为小林信二尚在人间，是由抢案发生后证实的？”

“不错，因为他是这件抢案唯一的嫌犯。”

“已经掌握了确切的证据？”

“是的，”丁雷说：“抢案发生后，洛杉矶警方查验银行中的录影带中揭穿了他的真实面目。”

“洛杉矶警局有他的犯罪资料？”

“没有。”

“那又怎会认出他的真实身份？”

“当时洛杉矶警局只能看出他是日本人，用的是假护照，根本无从查考他的真实身份，后来经过东京警视厅的合作，这才揭开了他的庐山真面目。”

“真是想不到，”虎妞说：“他在秦皇陵附近发生意外，距今已有十一年之久，他竟隐姓埋名躲藏了这么一段漫长的岁月，不知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

“也许就是为了这桩抢案。”白燕随便应了一句。

丁雷朝她看了一眼，没有表示意见。

大家匆匆忙忙地结束了这顿早餐，换为围坐在一组沙发前，继续讨论。

“抢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黑猫问。

“五天前。”

“一共抢了多少现款？”

“五百万美金，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洛杉矶警方应该从小林信二所持用的假护照上寻找线索，加以追踪。”

“洛杉矶警方当然会采这种方式，由于商请东京方面协助查证，因而造成了三天时间的空隙，竟被小林信二利用这个空档大大方方地出境，扬长而去。”

“出入境管理处应该可以查明他的去向。”

“当然，”丁雷笑了笑：“你们猜猜小林信二去了哪里？”

“猜不到。”虎妞回答得十分干脆。

“说出来你们定会大吃一惊，身缠五百万美金，世界任何地方都可去，他却偏偏去了东京。”

“东京？”白燕的确十分震惊。

丁雷点了点头。

“好笨！”虎妞说：“这叫做‘寿星公上吊’——活得不耐烦了。”

黑猫双目凝神，似在思索某个问题。

“你在想什么？”丁雷问。

“抢案得手以后，小林信二不会想不到东京是个非常对他不利的地方，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怎会甘冒这样大的危险？”

“本来我也这样想，这个闷葫芦终于在昨天下午揭开了。”

“哦！”黑猫听出话中有因：“莫非东京方面又有了新的发
展？”

“是的，”丁雷说：“在柳川谦一打来的长途电话中，使我晓
得了事情的经过。”

“丁师伯，”白燕插口：“现在你提到的柳川一，是不是就是
东京警视厅的安全组长？”

“不错，就是他。”丁雷将脸转向黑猫：“正当东京方面配合
洛杉矶警署的请求，侦骑四出，极积侦查小林信二的下落时，
一桩相关性的凶案，又在—间东京的整容医院内发生了。”

虎妞瞪大了惊异的眼睛：“整容医院凶案，居然会和小林
信二在洛杉矶银行事件发生关连？”

“表面上这是风马牛互不相关的事情，但是经过医院护士
指认像片，她认为凶嫌就是小林信二。”

案情演变到这里，似乎更加提高了大家的兴趣。

“小林信二杀伤了那名护士？”白燕抢着问。

“不，”丁雷答：“小林信二没有损伤那名护士的一根汗毛，
却将替他整容的医师一刀结果，逃之夭夭。”

“钱多了会作怪，古人之言，诚不我欺。”虎妞发起了牢骚。

“这话怎么说？”丁雷问。

“那还需要解释，”虎妞说：“有钱的人就怕自己不够漂亮，
像小林信二这样的半老头，一旦腰缠万贯，居然也要整容了。”

“虎妞，”黑猫冲她笑了笑：“如果真的认为小林信二整容
是为漂亮，恐怕你的看法就难免有欠正确了。”

“哦！”虎妞有点不服气：“以你的眼光看来，会是什么原因
呢？”

“是为了要替自己改头换面，”黑猫说：“换句话说，也就是

要掩饰他在洛杉矶所犯的罪名，从今以后，将以一张新的面孔和社会接触，和人群建立新的关系。”

“对，”丁雷说：“黑猫师妹推测得完全正确，柳川谦一也怀这种看法。”

“那也没有必要在手术完成后，狠毒地将整容医师加以杀害呀！”虎妞仍难释疑。

“他却认为有此必要，”丁雷说：“因为经过整容后，只有整容医师认得他的新面孔，杀了整容医师，他便可高枕无忧了。”

“还有那名护士呢？”

“护士只在手术前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东京警视厅早有那副像貌的案底，根本谈不上是个秘密，重要的是手术后的新面孔，小林信二觉得不能让人知道。”

“这样说来，那名护士的运气倒还不坏，”白燕说：“如果小林信二手术后的面貌她曾见过，恐怕她也同样会遭毒手。”

“我想会的，丁雷说：“小林信二为了保护自己，多杀一名护士，又有何妨。”

“奇怪，”黑猫紧皱着眉头：“小林信二本来是个对于考古有着狂热的学者，怎会变成一个又抢银行又杀人的凶犯了呢？”

“可能他已迷失了本性。”白燕随口应答。

“为了对于考古学的狂热，因而迷失了本性？”黑猫极力玩味着这个问题。

“嗯，”白燕说：“对于一个有着狂热兴趣的人来讲，这种心态是可以成立的。”

“你们猜得都对，”丁雷说：“根据凶案发生后的查证，的确是有这种趋向。”

“东京方面获得了什么线索？”黑猫问。

“似乎小林信二早已做好安排，而且时间配合得非常恰当，做完案子立刻他又顺顺利利地离开了东京。”

“就跟离开洛杉矶时一样的顺利？”

“是的，根本不让东京警视厅掌握到逮捕他的机会，可谓高明已极。”

“应该说狡猾已极。”白燕替他修正。

“这一次他又去了哪里？”黑猫问。

丁雷冲着黑猫作一苦笑：

“如果知道了小林信二这一次又去哪里，你们一定更会感到吃惊。”

“究竟去了哪里？”白燕迫不急待地问。

“西——安——”丁雷将这两个字念得特别响亮。

这个答案的确具有震撼力，震得虎妞从座位上猛弹而起，好像屁股下面装了弹簧。

“丁师兄，”她瞪大了一双惊愕的眼睛：“是你说错话了？还是我的耳朵有了毛病？”

“我没说错话，你的耳朵也没有毛病，小林信二的的确确去了西安。”丁雷很认真。

“又是利用假护照？”

“当然，”丁雷带着苦笑：“如果不是他有这种非法的本领，上次就在洛杉矶归案了，更谈不上又被他顺利地离开东京。”

虎妞感到惊异不置，重又一屁股坐在原位。

黑猫双目凝神地望着丁雷：

“小林信二去了西安，是柳川谦一亲口告诉你的。”

“是的，”丁雷说：“这次他是用吉田次郎的假护照混出国